

### 十三 小瑞尔威

冉阿让逃也似的出了城。他在田亩中仓皇乱窜，不问大路小路，遇着就走，也不觉得他老在原处兜圈子。他那样瞎跑了一早晨，没吃东西，也不知道饿。他被一大堆新的感触控制住了。他觉得自己怒不可遏，却又不知道怒为谁发。他说不出他是受了感动还是受了侮辱。有时他觉得心头有一种奇特的柔和滋味，他却和它抗拒，拿了他过去二十年中立志顽抗到底的心情来对抗。这种情形使他感到疲乏。过去使他受苦的那种不公平的处罚早已使他决心为恶，现在他觉得那种决心动摇了，反而感到不安。他问自己：以后将用什么志愿来代替那种决心？有时，他的确认为假使没有这些经过，他仍能 and 警察相处狱中，他也许还高兴些，他心中也就可以少起一些波动。当时虽然已近岁暮，可是在青树篱中，三三两两，偶然也还有几朵晚开的花，他闻到花香，触起了童年的许多往事。那些往事对他几乎是不堪回首的，他已有那么多年不去想它了。

因此，那一天，有许许多多莫名其妙的感触一齐涌上他的心头。

正当落日西沉、地面上最小的石子也拖着细长的影子时，冉阿让坐在一片绝对荒凉的红土平原中的一丛荆棘后面。远处，只望见阿尔卑斯山。连远村的钟楼也瞧不见一个。冉阿让离开迪涅城大致已有三法里了。在离开荆棘几步的地方，横着一条穿过平原的小路。

他正在胡思乱想，当时如果有人走来，见了他那种神情，必然会感到他那身褴褛衣服格外可怕。正在那时，他忽然听到一阵欢乐的声音。

他转过头，看见一个十岁左右的穷孩子顺着小路走来，嘴里唱着歌，腰间一只摇琴，背上一只田鼠笼子，这是一个那种嬉皮笑脸、四乡游荡、从裤腿窟窿里露出膝头的孩子中的一个。

那孩子一面唱，一面又不时停下来，拿着手中的几个钱，做“抓子儿”游戏，那几个钱，大致就是他的全部财产了。里面有一个值四十苏的钱。

孩子停留在那丛荆棘旁边，没有看见冉阿让，把他的一把钱抛起来，他相当灵巧，每次都个个接在手背上。

可是这一次他那个值四十苏的钱落了空，向那丛荆棘滚了去，滚到了冉阿让的脚边。

冉阿让一脚踏在上面。

可是那孩子的眼睛早随着那个钱，他看见冉阿让用脚踏着。

他一点也不惊慌，直向那人走去。

那是一处绝对没有人的地方。在视线所及的范围内，绝没有一个人在平原和小路上。他们只听见一群掠空而过的飞鸟从高空送来微弱的鸣声。那孩子背朝太阳，日光把他的头发照成缕缕金丝，用血红的光把冉阿让的凶悍的脸照成紫色。

“先生，”那穷孩子用蒙昧和天真合成的赤子之心说，“我的钱呢？”

“你叫什么？”冉阿让说。

“小瑞尔威，先生。”

“滚！”冉阿让说。

“先生，”那孩子又说，“请您把我的那个钱还我。”

冉阿让低下头，不答话。

那孩子再说：

“我的钱，先生！”

冉阿让的眼睛仍旧盯在地上。

“我的钱！”那孩子喊起来，“我的白角子！我的银钱！”

冉阿让好象全没听见。那孩子抓住他的布衫领，推他。同时使劲推开那只压在他宝贝上面的铁钉鞋。

“我要我的钱！我要我值四十个苏的钱！”

孩子哭起来了。冉阿让抬起头，仍旧坐着不动。他眼睛的神气是迷糊不清的。他望着那孩子有点感到惊奇，随后，他伸手到放棍子的地方，大声喊道：

“谁在那儿？”

“是我，先生，”那孩子回答，“小瑞尔威。我！我！请您把我的四十个苏还我！把您

的脚拿开，先生，求求您！”

他年纪虽小，却动了火，几乎有要硬干的神气：

“哈！您究竟拿开不拿开您的脚？快拿开您的脚！听见了没有？”

“呀！又是你！”冉阿让说。

随后，他忽然站起来，脚仍旧踏在银币上，接着说：

“你究竟走不走！”

那孩子吓坏了，望着他，继而从头到脚哆嗦起来，发了一会呆，逃了，他拚命跑，不敢回头，也不敢叫。

但是他跑了一程过后，喘不过气了，只得停下来。冉阿让在紊乱的心情中听到了他的哭声。

过一会，那孩子不见了。

太阳也落下去了。

黑暗渐渐笼罩着冉阿让的四周。他整天没有吃东西，他也许正在发寒热。

他仍旧立着，自从那孩子逃走以后，他还没有改变他那姿势。他的呼吸，忽长忽促，胸膛随着起伏。他的眼睛盯在他前面一二十步的地方，仿佛在专心研究野草中的一块碎蓝瓷片的形状。

忽然，他哆嗦了一下，此刻他才感到夜寒。

他重新把他的鸭舌帽压紧在额头上，机械地动手去把他的布衫拉拢，扣上，走了一步，弯下腰去，从地上拾起他的棍子。

这时，他忽然看见了那个值四十个苏的钱，他的脚已把它半埋在土中了，它在石子上发出闪光。

这一下好象是触着电似的，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他咬紧牙齿说。他向后退了三步，停下来，无法把他的视线从刚才他脚踏着的那一点移开，在黑暗里闪光的那件东西，仿佛是一只盯着他的大眼睛。

几分钟过后，他慌忙向那银币猛扑过去，捏住它，立起身来，向平原的远处望去，把目光投向天边四处，站着发抖，好象一只受惊以后要找地方藏身的猛兽。

他什么也瞧不见。天黑了，平原一片苍凉。紫色的浓雾正在黄昏的微光中腾起。他说了声“呀”，急忙向那孩子逃跑的方向走去。走了百来步以后，他停下来，向前望去，可是什么也看不见。

于是他使出全身力气，喊道：

“小瑞尔威！小瑞尔威！”

他住口细听。没有人回答。

那旷野是荒凉凄黯的。四周一望无际，全是荒地。除了那望不穿的黑影和叫不破的寂静以外，一无所有。

一阵冷峭的北风吹来，使他四周的东西都呈现出愁惨的景象。几棵矮树，摇着枯枝，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愤怒，仿佛要恐吓追扑什么人似的。

他再往前走，随后又跑起来，跑跑停停，在那寂寥的原野上，吼出他那无比凄惨惊人的声音：

“小瑞尔威！小瑞尔威！”

如果那孩子听见了，也一定会害怕，会好好地躲起来。不过那孩子，毫无疑问，已经走远了。

他遇见一个骑马的神甫。他走到他身边，向他说：

“神甫先生，您看见一个孩子走过去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神甫说。

“一个叫小瑞尔威的？”

“我谁也没看见。”

他从他钱袋里取出两枚五法郎的钱，交给神甫。

“神甫先生，这是给您的穷人的。神甫先生，他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，他有一只田鼠笼子，我想，还有一把摇琴。他是向那个方向走去的。他是一个通烟囱的穷孩子，您知道吗？”

“我确实没有看见。”

“小瑞尔威？他不是这村子里的吗？您能告诉我吗？”

“如果他是象您那么说的，我的朋友，那就是一个从别处来的孩子了。他们经过这里，却不会有人认识他们。”

冉阿让另又拿出两个五法郎的钱交给神甫。

“给您的穷人。”他说。

随后他又迷乱地说：

“教士先生，您去叫人来捉我吧。我是一个窃贼。”

神甫踢动双腿，催马前进，魂飞天外似的逃了。

冉阿让又朝着他先头预定的方向跑去。

他那样走了许多路，张望，叫喊，呼号，但是再也没有碰见一个人。他在那原野里，看见一点象是卧着或蹲着的东西，他就跑过去，那样前后有两三次，他见到的只是一些野草，或是露在地面上的石头，最后，他走到一个三岔路口，停下来。月亮出来了。他张望远处，作了最后一次的呼唤：“小瑞尔威！小瑞尔威！小瑞尔威！”他的呼声在暮霭中消失，连回响也没有了。他嘴里还念着：“小瑞尔威！”但是声音微弱，几乎不成字音。那是他最后的努力，他的膝弯忽然折下，仿佛他良心上的负担已成了一种无形的威力突然把他压倒了似的，他精疲力竭，倒在一块大石头上，两手握着头发，脸躲在膝头中间，他喊道：

“我是一个无赖！”

他的心碎了，他哭了出来，那是他第一次流泪。

冉阿让从主教家里出来时，我们看得出来，他已完全摆脱了从前的那种思想。不过他一时还不能分辨自己的心情。他对那个老人的仁言懿行还强自抗拒。“您允诺了我做诚实人。我赎买了您的灵魂，我把它从污秽当中救出来交给慈悲的上帝。”这些话不停地回到他的脑子里。他用自己的傲气来和那种至高无上的仁德对抗，傲气真是我们心里的罪恶堡垒。他仿佛觉得，神甫的原有是使他回心转意的一种最大的迫击和最凶猛的攻势，如果他对那次恩德还要抵抗，那他就会死硬到底，永不回头；如果他屈服，他就应当放弃这许多年来别人种在他心里、也是他自鸣得意的那种仇恨。那一次是他的胜败关头，那种斗争，那种关系着全盘胜负的激烈斗争，已在他自身的凶恶和那人的慈善间展开了。

他怀着一种一知半解的心情，醉汉似的往前走。当他那样惆怅迷离往前走时，他对这次在迪涅的意外遭遇给他的后果是否有一种明确的认识呢？在人生的某些时刻，常有一种神秘的微音来惊觉或搅扰我们的心神，他是否也听到过这种微音呢？是否有种声音在他的耳边说他正在经历他生命中最严重的一刻呢？他已没有中立的余地，此后他如果不做最好的人，就会做最恶的人，现在他应当超过主教（不妨这样说），否则就会堕落到连苦役犯也不如，如果他情愿为善，就应当做天使，如果他甘心为恶，就一定做恶魔。

在此地，我们应当再提出我们曾在别处提出过的那些问题，这一切在他的思想上是否多少发生了一点影响呢？当然，我们曾经说过，艰苦的生活能教育人，能启发人，但是在冉阿让那种水平上，他是否能分析我们在此地指出的这一切，那却是一个疑问，如果他对那些思想能有所体会，那也只是一知半解，他一定看不清楚，并且那些思想也只能使他堕入一种烦恼，使他感到难堪，几乎感到痛苦。他从所谓牢狱的那种畸形而黑暗的东西里出来后，主教已伤了他的灵魂，正如一种太强烈的光会伤他那双刚从黑暗中出来的眼睛一样。将来的生活，摆在他眼前的那种永远纯洁、光彩、完全可能实现的生活，使他战栗惶惑。他确实不知道怎么办。正如一只骤见日出的枭鸟，这个罪犯也因见了美德而目眩，并且几乎失明。

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并且是他自己也相信的，那就是他已不是从前那个人了，他的心完全变了，他已没有能力再去做主教不曾和他谈到也不曾触及的那些事了。

在这样的思想状况下，他遇到了小瑞尔威，抢了他的四十个苏。那是为什么？他一定不能说明，难道这是他从监牢里带来的那种恶念的最后影响，好比临终的振作，冲动的余力，力学里所谓“惯性”的结果吗？是的。也许还不完全是。我们简单地说说，抢东西的并不是他，并不是他这个人，而是那只兽，当时他心里有那么多初次感到的苦恼，正当他作思想斗争时，那只兽，由于习惯和本能作用，便不自觉地把脚踏在那钱上了。等到心智清醒以后，看见了那种兽类的行为，冉阿让才感到痛心，向后退却，并且惊骇到大叫起来。

抢那孩子的钱，那已不是他下得了手的事，那次的非常现象只是在他当时的思想情况下才有发生的可能。

无论如何，这最后一次恶劣的行为对他起了一种决定性的效果。这次的恶劣行为突然穿过他的混乱思想并加以澄清，把黑暗的障碍置在一边，光明置在另一边，并且按照他当时的思想水平，影响他的心灵，正如某些化学反应体对一种混浊的混合物发生作用时的情况一样，它能使一种原素沉淀，另一种澄清。

最初，在自我检查和思考之先，他登时心情慌乱，正如一个逃命的人，狠命追赶，要找出那个孩子把钱还给他；后来等到他明白已经太迟，不可能追上时，他才大失所望，停了下来。当他喊着“我是一个无赖”时，他才看出自己是怎样一个人，在那时，他已离开他自己，仿佛觉得他自己只是一个鬼，并且看见那个有肉有骨、形相丑恶的苦役犯冉阿让就立在他面前，手里拿着棍，腰里围着布衫，背上的布袋里装满了偷来的东西，面目果决而忧郁，脑子里充满卑劣的阴谋。

我们已指出过，过分的痛苦使他成了一个多幻想的人，那正好象是一种幻境，他确实看见了冉阿让的那副凶恶面孔出现在他前面。他几乎要问他自己那个人是谁，并且对他起了强烈的反感。

人在幻想中，有时会显得沉静到可怕，继而又强烈地激动起来，惑于幻想的人，往往无视于实际，冉阿让当时的情况，正是那样。他看不见自己周围的东西，却仿佛看见心里的人物出现在自己的前面。

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他正望着他自己，面面相觑，并且同时通过那种幻景，在一种神妙莫测的深远处看见一点光，起初他还以为是什么火炬，等到他再仔细去看那一点显现在他良心上的光时，他才看出那火炬似的光具有人形，并且就是那位主教。

他的良心再三再四地研究那样立在他面前的两个人，主教和冉阿让。要驯服第二个就非第一个不行。由于那种痴望所特有的奇异效力，他的幻想延续越久，主教的形象也越高大，越在他眼前显得光辉灿烂，冉阿让却越来越小，也越来越模糊。到某一时刻他已只是个影子。忽然一下，他完全消失了。

只剩下那个主教。

他让灿烂光辉充实了那个可怜人的全部心灵。

冉阿让哭了许久，淌着热泪，痛不成声，哭得比妇女更柔弱，比孩子更慌乱。

正在他哭时，光明逐渐在他脑子里出现了，一种奇特的光，一种极其可爱同时又极其可怕的光。他已往的生活，最初的过失，长期的赎罪，外貌的粗俗，内心的顽强，准备在出狱后痛痛快快报复一番的种种打算，例如在主教家里干的事，他最后干的事，抢了那孩子的四十个苏的那一次罪行，并且这次罪行是犯在获得主教的宥免以后，那就更加无耻，更加丑恶；凡此种种都回到了他脑子里，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，那种光的明亮是他生平从未见过的。他回顾他的生活，丑恶已极，他的心灵，卑鄙不堪。但是在那种生活和心灵上面有一片和平的光。

他好象是在天堂的光里看见了魔鬼。

他那样哭了多少时间呢？哭过以后，他做了些什么呢？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从来没有人知道。但有一件事似乎是可靠的，就是在那天晚上，有辆去格勒诺布尔的车子，在早晨三点左右到了迪涅，在经过主教堂街时，车夫曾看见一个人双膝跪在卞福汝主教大门外的路旁，仿佛是在黑暗里祈祷。

---

youth整理校对

